

WU FA YUAN LIANG



中国作家文丛

无法原谅

汤驿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无法原谅

WUFA YUANLIANG

汤驿
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法原谅 / 汤驿著. 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9.2
(中国作家文丛)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320 - 8

I . 无… II . 汤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9521 号

书 名 无法原谅
责任编辑 张 宁
装帧设计 通感工作室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东印印刷厂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 180 千
印 张 7.75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58.00 元(本册:20.00 元)

内 容 简 介

利用与被利用，似乎是商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处事法则。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周一辰刚刚走入社会时，显然就是一个被人利用的角色。在尊严与良知的丧失中，他逐渐走出了这种困境，打通了向上发展的通道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，似乎理解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利用关系。紧接着，他朝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，一轮又一轮利用与被利用的生存游戏不断上演，却难以落幕。在这场游戏中，周一辰遇到了对他大胆提拔，并视他为心腹的上司；对他倾慕已久，甘愿以身相许的女助手；还有意外闯入他生活的云南姑娘齐双。从任人驱使，随意被人栽赃陷害的境遇中摆脱出来的

周一辰，在与这些人的感情纠葛中，他的“智商”不断提高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逐渐滋生和蔓延的贪欲，他注定将犯下无法原谅的大错。

自序

为自己的书写序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因为这项工作要求作者必须挖掘出内心深处的真实体验，并将其昭示于人。

记得在今年二月份，《无法原谅》动笔前不久，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，多年不见面的同学，都已变了样子，虽然大家的年龄还没有老到叹息的份上，但个个还都是有了一段长长的经历可以倾诉。于是，我就默默地听着他们一个个讲述着各自的生活，各自的选择，几个小时里，展现给我许多种不同的人生轨迹，认同、不解、羡慕、同情，最后，还是免不了叹息一声。

人们常常习惯于把人划分成聪明人和糊涂人，其实不然，现实中这个界线又怎么划分得清呢？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，糊涂人亦有聪明的作为，关键是看他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，然而命运往往只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所以才有了聪明一世、糊涂一时之说。所以才有了我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生

经历。

生活的体验是宝贵的，在体验中我们走过了青春，在体验中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，我也正是带着这种对生命挚爱的热情写下了《无法原谅》这部小说。

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



目 录

引子 / 1

- 一、初涉社会 方知人间险恶 / 4
- 二、受人赏识 从此春风得意 / 13
- 三、吉星高照 任我驰骋金融 / 20
- 四、刚直不阿 反被降权使用 / 30
- 五、遭遇挫折 转眼柳暗花明 / 37
- 六、轻薄女友 皆因心胸狭窄 / 46
- 七、路遇“贵人” 仕途一马平川 / 52
- 八、运筹帷幄 果然大展鸿图 / 61
- 九、人心难测 竟拉靓女垫背 / 71
- 十、良心发现 英雄出手救美 / 84
- 十一、结伴出行 终败石榴裙下 / 103
- 十二、命运难料 再降幸运之星 / 109
- 十三、又踏征程 走向自布陷阱 / 117
- 十四、心猿意马 美艳乱了方寸 / 123

目

录

-
- 十五、欲罢不能 不远万里追随 / 136
 - 十六、高人指点 克星原来是她 / 140
 - 十七、事业红尘 风流人物唯谁 / 146
 - 十八、人心不足 欲壑难填心房 / 151
 - 十九、切断后路 原来是同床人 / 158
 - 二十、垂死挣扎 又陷股市漩涡 / 167
 - 二十一、楼顶解闷 女警误解相救 / 173
 - 二十二、穷途末路 股市又沐春风 / 179
 - 二十三、南国一行 邂逅美女相伴 / 182
 - 二十四、天涯芳草 心灰难解风情 / 191
 - 二十五、渡船遇难 英雄舍身救美 / 197
 - 二十六、心有余悸 哪怕真爱也惧 / 201
 - 二十七、天真率直 初恋一片阳光 / 210
 - 二十八、东窗事发 彼此欲盖弥彰 / 217
 - 二十九、爱我所爱 终究殊途同归 / 223

引子

在看守所的死囚号里。直到行刑的这一天，申志远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，然而他仍然以惯有的冷静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“哗啦”一声，铁门打开了。“申志远，出来！”一名法警叫道。申志远平静地从床上下来，拖动着沉甸甸的脚镣走到门口，他停住了，回头看了看透过铁窗照射进来的阳光，他想看一看窗外的天空，但铁窗太小，只有几道光柱穿过铁栅栏洒在地面上。

脚镣的拖动声在黑暗的楼道里传来回音，他跟随着持枪荷弹的武警穿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警戒线，铁门开启时发出的沉闷声，使他倍感压抑。来到讯问室。面目庄严的法官向他提问：“姓名？”

申志远：“申志远。”

法官：“年龄？”

申志远：“三十八岁。”

法官：“出生地？”

申志远：“北京。”



.....

申志远机械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，他知道这是在对他验名正身，履行最后一道手续。法官开始向他宣读判决书，判决书的内容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，只是在用僵硬的大脑回想着最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，还有什么话没有说。

“你有遗书或遗言吗？”法官最后问道。

申志远木然不答。

片刻，法官点头示意询问结束，法警立刻准备推他出去。突然，申志远急切地向法官问道：“等一下，告诉我，周一辰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法官：“不知道！”

法警抓住申志远的肩膀往外推，申志远挣扎了两下，继续追问：“周一辰在什么地方？告诉我！告诉我周一辰现在在哪里？我要见他！”

申志远已经被推出了屋子，他的挣扎毫无效果。

囚车缓缓地开向刑场，申志远觉得车开得好慢，就像一生一样漫长。在囚车里，他终于看到了蓝蓝的天空，又是一个晴朗的上午。他看到街上的人们走着，交谈着，笑着，他们在享受着生活的快乐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。这是普通的一天，和他一生已经经历过的一万多个日子没有什么区别。

车停了，法警走上来，像拖死狗一样把申志远身边几个瘫软在地的死囚拖下去。申志远的意志在看到蓝天的那一刻起好像又恢复过来，没等法警走过来他就主动跳下车，沉重的脚镣已经在上车前被卸掉，此时他倍感轻松！

一阵轻脆的枪声，前面几个犯人的身体就像麻袋一样倒在地

无法原谅

上，轮到申志远了，他本想像刚才那样轻松地走过去，但双腿却在剧烈地颤抖，他意识到剥开一切面具后真实的自己，竟然是如此脆弱，不堪一击。

“跪下！”法警严厉地命令着，双手抓住他的肩膀用力往下按。申志远死撑着不想跪下。他一生都没有向别人低过头，更没有下过跪。然而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终于屈服了！周一辰，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，是否已经跟我一同上路了？咱们是否又要见面了……



一、初涉社会 方知人间险恶

银行里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一个月两千元的收入，周而复始的生活，对于周一辰来说是很知足的。在他走入社会前，长辈们所描绘出来的种种走入社会的艰辛，诸如竞争、淘汰、失业、下岗、待业等等一切可怕的事情他都没有遇到，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两年来，他所见到的社会仅仅是他工作的那个小小的储蓄所、所主任尚群芳、与他同时入行的杨平直和金玉以及其他六个同事。

金玉是所里面公认的美女。而且是所里唯一的三十岁以下未婚女性。杨平直与周一辰是所里面公认的帅哥。当然，除了他们两个之外，所里面也再无其他男性。他们三个人未来的恋爱、婚姻是所里人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同事一：“我觉得这两天杨平直有点不对劲，老是有事没事的往金玉那边凑。看样子，金玉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！”

同事二：“不一定吧，那天我还听见金玉接了一个男孩的电话呢！”

.....

无法原谅

同事三：“你说杨平直和周一辰谁跟金玉最合适？”

同事四：“我觉得还是杨平直吧。周一辰那孩子太蔫，见了女孩子连话都说不出来。”

同事三：“周一辰也是一个老实孩子！”

同事四：“这年头，老实管啥用呀！老实都快成骂人的话了！”

同事五：“你说每天下班，周一辰怎么老骑自行车驮着金玉到公共汽车站呀？他肯定是对金玉那姑娘有意思了！”

同事六：“那又怎么了？你放心，金玉不可能看上周一辰。那小子说话都说不利落，能讨女孩子喜欢吗？他也就是早晨开个门呀，中午去买个饭呀什么的还行，别的还能干什么？”

同事五：“你得了吧！上回你叫人家上着班去给你买擦手油，结果正巧碰上巡查的下来，把他抓着了，扣了一个月奖金，你一句好话没说不算，到现在你都没把擦手油的钱给人家！”

同事六：“那是那小子不长眼睛！人家抓就抓那不长眼的，杨平直怎没碰上过呀？你看人家小杨，干活是个好手，盯一天柜，能做二百多笔业务。小伙子长得也一表人才，能说会道的，脑子来得快，嘴还特甜。小姑娘能不喜欢吗？连我都喜欢！”

同事五：“德性！别臭不要脸了啊！”

正如同事们所说的，周一辰每天早晨必须第一个赶到单位，因为他拿着储蓄所大门的钥匙，如果他迟到了别人就进不来。每天中午十二点，周一辰要拎着六七个饭盒到附近工厂的职工食堂

无法原谅

去打饭。如果去晚了，所里的六七个同事就只能吃凉饭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去支行送报表、拿报纸，给同事买擦手油，下班骑车带着金玉去公共汽车站坐车。他把这些同事的托付看成了天大的事情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但是同事们说的有一件事不对，那就是他此时对金玉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。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，他的初恋情结本应在大约十年前就该发生了，但保守的家庭教育使他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，向女孩子表示好感和耍流氓之间有什么区别！

真的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让周一辰动过心吗？当然不是。他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虽然他性格内向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多少还是要过几回“流氓”的。上班的第一天，他就对所主任尚群芳产生了好感。尚主任今年三十六岁，是一个男人的妻子，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。白净的皮肤，盘在脑后松散的发髻，西服套装，高跟鞋，她略微变形但仍然看得过去的体型，还有她对自己的态度，威严中带有些许女人的磁性，特别是在求他办事时那种略带撒娇般柔软的声音。对于从来没敢抬头认真看过女人一眼的周一辰来说，这些细节时不时地在刺激着他的神经，她成了周一辰的第一个梦中情人。在这两年中，他遵照尚主任的嘱托，拿着她的裤子到附近农贸市场的小摊去扦边，骑自行车把单位发的大米给她驮回家，这些都成了他心甘情愿做的事情。当然，在心底对一个已婚女人产生好感，在他看来，是一种带有犯罪感的龌龊的邪念！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饶不了你！”一个五十多岁、体形肥胖、满脸横肉的凶狠女人站在

无法原谅

周一辰柜台的窗外大叫着！

周一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，傻呆呆地坐在那里。他感到这一切似乎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可眼见那女人分明在对自己大吼着。

“不出来是不是？你以为不出来就没事了？！”胖女人继续嚷道。

周一辰还是愣愣地看着她。愣了好久，终于想起来，这个女人一个小时刚刚从自己的柜台上取走三千元钱。

胖女人把头转向旁边的客户：“你们说说，他多可气呀！刚才我从这里取出三千块钱，准备寄给我儿子交学费用，谁知道一到邮局就查出一张假的来。你们评评理，这么大的一家银行，坑老百姓的钱，这还像话吗？”

“就是的，真不像话！”

“这还了得！找他们领导去！”

“对！找他们领导去！”

尚群芳听到吵闹声，赶忙从办公室里出来。“出什么事了？这位大妈，您先别生气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。”

“说什么说！少废话，把钱还给我！”胖女人说道。她嘴里喷出的唾沫星，溅了尚群芳一脸。

尚群芳：“您别激动，我们会解决的。”

胖女人：“少他妈废话，今天不还钱老娘就不走了！”

“就是的，你们应该把钱还给人家！”另一个客户说道。

“我们银行也是有规章制度的，你总得让我们查一查吧？”杨平直终于忍耐不住，站起来说道。

胖女人：“还查什么，就是他换的！你们还想包庇他吗？他



这跟做贼有什么区别！简直就是小偷！”

“小偷！骗子！你们银行出内贼了！”不明真相的客户们也纷纷说。

周一辰被这种诬蔑性的言语刺痛了，终于胆怯地说：“墙上写着，钱款当面点清，柜台外面还有验钞机，您要是当时发现……可您现在出门后又回来……那我们就……”

胖女人：“小兔崽子，瞧你人模狗样的，会他妈的说人话吗？缺家教的玩艺儿！为了一百块钱，脸都不要了！”

“周一辰！把钱还给人家！”尚群芳终于严厉地呵道。此时她俨然是一个突然醒悟过来的青天大老爷，还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叫好。

周一辰：“可冲账得经过支行批准呀！今天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尚群芳：“冲什么账？你拿了人家的钱还想让单位替你赔吗？自己掏！”

杨平直：“周一辰不会这样做的，可以查查录像嘛！”

“别废话，干你的活！”尚群芳严厉地对杨平直说。

周一辰从自己钱包里拿出一百元钱，放到柜台上。

尚群芳：“你出来，亲自交给人家！”

周一辰机械地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，低着头来到胖女人身边，把钱递了过去。

“还不向人家道歉？”尚群芳又道。

周一辰又麻木地道歉。

胖女人接过钱，又转过头来冲着尚群芳说：“以后别让我在银行看见他！”

尚群芳：“是是是！您老消消气！慢走啊！”

周围的客户仍在不停地议论着。

尚群芳走回柜台，把那张假币交给金玉：“你做一张假币处理单！”

下班了，周一辰没有走，因为尚群芳还在办公室里。他想，也许尚群芳会出来向他道歉，或者，她不用道歉，只要安慰自己一下就可以，再或者，她出来跟自己讲明当时她的难处也行！

终于，尚群芳挎着包急匆匆地走了出来，看到周一辰，她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开口说话了：“明天还是你开门吧？”

周一辰赶忙站起来：“是呀！”

尚群芳：“那你别迟到啊！”说完就走了出去，随后是沉重的关门声。周一辰没有听出她有半点内疚的语气，他第一次感到长辈们所说的所谓生活艰辛的滋味。

过了很久，一个声音飘过来：“走吧，她不会回来了！”周一辰回头一看，是金玉，原来她一直在盯着自己。

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周一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他等尚群芳的一幕全被金玉猜测到了。

金玉：“你骑自行车了吗？”

周一辰：“啊！骑了！骑了！”

金玉：“那你还带我一段吧！”

路上，金玉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周一辰感到金玉的手试探性地抓住了他衬衫的衣角。起初，那两只手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抱住了自己的腰。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蔓延到周一辰的全身，像是有点痒痒，但他确实感到了那两只手的温暖。

“你说杨平直这人好吗？”金玉说。